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

沈阳、片

简

报

第 二 期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沈阳片）简报编辑部
1994·8·6

全国民族音乐学第三届年会学术活动于八月五日下午正式开始。

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赵风同志，首先在大会上作了《关于民族音乐学问题》的发言，主要谈了三个问题：

一、关于正名问题。赵风同志在发言中指出，我们的民族音乐学研究，我认为不是国外的“Ethnomusicology”研究，如果一定要找一个与国外相对应的学科名称，它更接近于“Comparative Musicology”，即比较音乐学。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多了。我们面临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世界音乐文化现象，我们应有自己独特的方法和体系，不要套用外国人的概念，也不必非要什么人来承认我们。事实上在国外，对“人类音乐学”和“比较音乐学”也有不同看法。最近我和维也纳大学一位音乐学家谈话，我说“我是个保守主义者。我愿意用比较音乐学这个名词”。他表示与我有同感。

二、方法论的问题。赵风同志指出：目前我们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应注意从宏观方面的研究。现从微观的角度进行研究者比较多，而从宏观的角度研究者比较少，也就是说，具体分析的多，而综合概括的少。当然，对音律、音阶、乐种、调式、和声等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也应注重对旋律学、工艺学的研究，为创作提供规律性的东西，使其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意义。

三、赵风同志建议：凡有条件的音乐院校应尽快建立民族音乐学专业。他说，目前，我们的学校教育对民族音乐学认识的较狭隘。学习民族音乐，就应该使学生具有民族音乐方面广博的基础知识，起码“吹、拉、弹、唱”都要会，中学时期这样学，到大学时期再分成具体专业。杨荫浏先生就有广博的基础和实践，吹拉弹唱，件件皆能。因此，他谈什么都比较中肯，他的“音乐史纲”受到人们的称赞。

音乐教育的改革很重要，尤其民族音乐教育的改革更为重要。

除上述三个问题外，赵况同志对于有关民族音乐学研究方面的信息的传递”和是否出民族音乐学学会会刊或通讯等有关问题，也谈了一些具体的意见。

赵况同志讲话摘要未经本人审阅，如有疏漏由本刊负责）

※

※

※

※

※

* * * * *

* 会场内外 *

* * * * *

八月，本来已经进入了暑期，各个院校均已放假，可是，参加本届年会的同志却放弃了假期，不畏炎夏酷暑，不远千里来到沈阳。很多同志刚刚安排下住处，便三五成群聚到一起，甚至还不大清楚各自姓甚名谁，便已象老相识一样自由而热烈地交谈起来。有的互相了解教学情况；有的谈第二次年会以来自己的科研情况和成果；有的急切征求对自己论文的意见；有的就某些学术问题交换看法。

会议正式开始之后，大家是白天开会晚上继续交谈，夜深人静，楼上楼下依然是灯火通明，各个屋内热烈地交谈着，讨论着，争辩着。有的同志风趣地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大夜市。”

大会发言的几位同志更是倍加辛劳，扬匡民、武俊达先期抵沈，来后一头扎在书案上，修改自己的发言稿，极为严肃认真。赵宋光昨天夜里才下火车，稍事休息就在今天大会上做了精彩的发言。

两天来，会议进行严肃认真，有条不紊，会外交流频繁热烈，兴致勃勃，会内会外呈现出一派生动活泼的景象。相信本届年会一定能取得圆满成功。

六日上午继续大会发言。会议由扬叶同志主持。上午发言的有广州音乐学院的赵宋光同志和江苏省戏剧学校的武俊达同志。

赵宋光同志在发言中讲了以下几个问题：一、音乐工艺学与音乐形态学的工作领域和相互关系。二、学科外的目标。在这部分中，赵宋光同志从专业音乐教育，国民音乐教育，社会音乐生活和发挥音乐实用功能等四个方面论述的。三、发展中国民族音乐基本措施。这些措施是：建立动态方面的刊物，用英文编写“中国音乐文辑”刊物，编一本《丛书》（包括谱例、录音资料等），筹建民族音乐学会，召开专题讨论会等。四、民族音乐形态中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这些课题是：对民族色彩区（或称色块）的研究，对民族音乐体制中节奏，节拍的研究，关于突破十二平均律的一些理论问题关于对曲调的谱系梳理及中国民族音乐曲式的非对称形态等问题。

武俊达同志发言的题目是《民族音乐的旋律及发展手法》，他认为旋律具有平、斜、微波和大波四种基本运动形态，这点中西方是一致的。分解和弦类型的旋律，在中国古代和民间音乐中，这种旋律的结构也是较少出现的。即便有类似情形，它和西欧音乐旋律的结构思维是有本质区别的。他还谈到了旋律的弹性和装饰型的旋律等问题。

武俊达同志认为民族音乐的旋律发展手法主要有四种。一、以重复或变化重复为主的发展手法。二、以扩缩或增减部分材料为主的发展手法。三、旋律或节奏对比为主的发展手法。四、以旋律引伸核心音贯穿为主的发展手法。

武俊达同志在发言中运用中国和外国音乐旋律进行比较主要还引用了戏曲音乐的旋律为例进行讲述的。

※

※

※

※

※

下午，杨匡民同志做了题为《论湖北民歌的地方色彩兼论民歌“色彩区”》的发言。

他认为“色彩区”一词，即为“地方色彩”之意。指出考察民歌既要注意民歌分布的地理状态，人们的居住、迁移、嫁娶等方面，又要注意民歌受四周事物、歌声影响而变化的方面。

他介绍了他如何将湖北划分鄂东南、鄂东北、鄂中南、鄂西南、鄂西北五个色彩区及其根据。同时指出各色彩区民歌的风格特征。发言中对为何要将湖北划分为五个色彩区；色彩区形成的历史因素；色彩区形成的地理因素；地方色彩形成于地方方言因素；湖北各色彩区音调状况，都作了详尽阐述和音乐比较。

